

古文尚書

周詞平議

二卷

光緒丙申歲
忠賢書局刊

古文尙書冤詞平議自序

毛大可檢討古文尙書冤詞八卷世傳爲駁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予觀其書亦不盡然有明一代專以宋學取士其於宋儒之說如刑孝經改大學去詩國風皆奉爲科律莫敢異議獨檢討起而爭之在當時實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謂非豪傑之士惟檢討之才長於辨駁務與朱子立異而意見偏宕遂有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者朱子信儀禮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信乃謂三禮之中儀禮最下所訂喪禮肆意抨擊朱子疑古文尙書亦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疑乃大聲疾呼爲古文鳴冤橫暴先儒痛詆同時攻駁古文之人以曲護黎邱之鬼皆由意見偏宕使之然也夫古文尙書並非由朱子始疑之檢討欲爲平

反意必據有鐵案乃其所執爲左證者惟隋書經籍志隋志唐
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孔立學官作義贊史官所采皆左袒僞學
之徒檢討乃據一家之言偏斷兩造之獄豈能反南山不移之
案以鳴千載不白之冤乎尙書一經自東漢古文汨之於前東
晉古文假之於後宋以來又各舛異說迄今紛紛莫衷一是或
據宋儒之說以駁東晉古文或據東晉古文以駁宋儒之說或
據東漢古文以駁東晉古文及宋儒說未有能守西漢今文之
學以決是非正得失者矧在明末經義湮晦以閭徵君之精核
攻古文猶用宋儒之說其餘郝梅諸君所批駁多不得要領僞
古文雖當罪而罪之不得當宜檢討爲之負罪而稱冤也檢討
是書其佳處在不用宋儒新說如武王封康叔周公畱後之類

其弊則在專信僞孔並伏傳史記亦加訾議與疏證互有得失
其是非可對勘而明子於疏證旣爲辨正乃於是書更作平議
冀以持兩家之平焉善化皮錫瑞

古文尙書冤詞平議卷上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七歲受尙書卽聞有今文古文之分以問經師經師勿告也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文古文尙書而專以今文取士爲言

平曰尙書有今古文之分人人知之而至今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兩漢立學皆用伏生今文孔壁古文罕傳於世至東漢衛賈馬鄭古文之學漸盛其原出於杜林蓋亦孔壁古文而不無小異至東晉僞古文出唐初崇信立學孔沖遠見其篇目與馬鄭異遂強謂馬鄭爲今文近人知孔說之謬矣而又惑於漢志所云遷書多古文說乃以史記所載皆屬古

文而無以處馬鄭與史記異者又強謂馬鄭爲今文陳樸園專治今文而亦不分伏鄭襍糅今古夫史記用歐陽尙書明屬今文乃必以爲古文馬鄭傳杜林尙書明屬古文乃必以爲今文則謂未有一人能分別今古文者非過論也閻百詩作疏證亦沿孔疏之誤檢討間有所見又以祖護古文不復深攷況其幼時所聞者不過蔡傳今文無古文有之類當時經師安能知之鄒鏞所言固屬卓識其疏今不可見恐亦未能分別不誤古文行世已久難以猝廢 國朝通儒輩出經學昌明有疏請廢僞古文者而陽湖莊氏猶爲護法沙門矧在明末安能專用今文取士

予避兵山市客有能爲古今尙書說者急請教之客曰今文者

伏生口授書也古文者孔子屋壁中所藏而發而獻之官府者也乃自獻之官而外無其書是以兩漢名儒皆未之見暨永嘉亂後中外古文皆不可考而東晉之初有豫章內史梅賾忽奏上古文尙書此何來者非僞書乎乃自唐人作註疏并爲改寫而其書至今行之獨新安朱熹斥爲假書其註四書五經已改大學刪孝經定詩滛風表太極圖說河圖洛書而加于大易之首唯尙書則疑之因不欲註而授其意于門人蔡沈使分別今古文有無註於各篇之下而別存雜說以著其僞于是諸門弟子共祖述之而元吳澄明郝敬歸有光輩俱競起攻辨迄無遺力吳澄作書纂言則但存今文二十八篇直削去古文以示毀黜僞書之意今其書具在也予聞言惡之歸而不食者累日

平曰客言尙書是也惟不應牽引改大學刪孝經等語反授人以倒攻之柄改大學刪孝經實不可訓而自元明以後狃於宋儒之說莫敢議其非檢討大聲疾呼可謂有廓清摧陷之功矣顧當其時經學方萌芽攷證尙未博不知宋儒疑諸經非是而疑古文尙書則是且疑之者並非自宋儒始丁儉卿尙書餘論備載之矣客但歸功於朱子固未究其本末檢討務與朱子立異又以疑古文尙書與刪改大學孝經等視而並加排詆豈非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乎使檢討見尙書餘論可不必歸而不食矣

因急爲攷定究其根柢知官府所藏名爲中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爲外學亦自相嬗不絕故劉歆校書自中自

外皆親驗其書名爲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
森嚴立學者稱爲官書不立學者卽稱爲逸書然門戶擠排不
能遽廢卽有張霸僞書堂堂進獻尙得緣中祕直斥其僞至於
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內者直記曰永嘉亂後
猶存經文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
鄭冲至梅賾皆歷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夫然後快然而
號於世曰天平天平古文尙書今不旣復出矣乎

平曰近有專治今文攻古文尙書之僞者力辨孔壁古文中
祕古文之非世多駭爲刼論而龔定菴文集有說中古文一
篇言中祕書不可信十有二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
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

父並無此事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則已謂班固爲劉歆所誤爲近人說所自出矣予謂中古文卽不僞而自劉向校書之後不復見孔氏所獻壁中真本疑已爲赤眉之亂所燬都尉朝傳至桑欽者乃孔氏家之副本也中外相應語出劉歆不足據且漢止有中古文之名無外學之名也楊倫傳古文語有誤見後鄭冲諸人皆依託閻百詩等已辨之

按伏書二十九篇至武帝時外間疑秦誓爲僞遂去此篇孔氏正義云尙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于是有謂秦誓非伏生書者自西漢末至東漢諸儒皆

造言出處而俱不得合

平曰伏書二十八篇史漢皆言二十九篇或謂并數泰誓或謂并數書序或謂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今攷之史記當以分顧命康王之誥爲定論若并數泰誓古人雖有是說然皆以爲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未嘗以爲二十九篇去泰誓爲二十八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尙書正義引劉向別錄略同論衡曰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趙岐注孟子曰今之尙書

太誓篇後得以充學隋書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檢討既引論衡諸書又不從其說而自爲之說不謂武帝時得之反謂武帝時去之則其說全無據與漢人之說適相反矣疑今文泰誓始於馬季長武帝時董子史公皆引之無疑之者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蓋今文博士之說如是見於論衡若孔臧與安國書出孔叢子孔叢與僞孔傳皆王肅一手所造故其說互相引援孔沖遠崇信僞書固莫能辨若史漢皆言伏書二十九篇安得謂漢初不知篇數乎泰誓非伏生書說見後

按此皆無據之言祇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曲護其去此泰誓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爲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孝經

易說卦傳及泰誓三篇而又不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之者況泰誓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諸語而史遷作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皆僞泰誓文豈有武帝朝久用之文而在宣帝泰和年始出之者此夢中語也

陸德明釋文泰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世見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內孔氏正義說亦同此尤荒唐矣以伏生本無之書豈可妄爲攙入而不畏世譏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錄入官府之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肄業之開

弟子員勸以官祿卽一字一句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攙一篇此皆無學人所言陸德明陋劣其爲此言無足怪不謂孔氏襲陋亦復引之入正義內真可笑也且此本伏書原不必爲回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直用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有白魚入王舟云云是明明伏書何必曲諱馬融辨此篇有曰今文泰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

平曰泰誓本非伏書陸孔之說是也而謂司馬遷入於伏生所傳之內則說猶未諦宜爲檢討所攻駁矣陸孔蓋以伏生所傳止有二十八篇史記乃云二十九篇其數不合故疑并入泰誓不知史記用歐陽尙書卽伏生之本而周本紀所載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則二十九篇之數已定不

必更攬入泰誓矣大傳別撰大義本不與經字字比埒春秋繁露韓詩外傳體例如是西漢說經之文皆然不得以其傳有八百諸侯云云遂以爲伏書有泰誓也馬季長疑今文泰誓近儒江王孫段皆信之惟龔定菴直斥其僞所作太誓答問攷訂精瑯然則非伏生引用泰誓乃作泰誓者据摭伏傳耳泰誓後得今文博士集而讚之故季長謂之今文泰誓不得以爲今文卽是伏生所傳漢時泰誓立於學官何嘗有去之而復曲護之之事董子對策史公作本紀在泰誓未出之前或卽引用大傳或別有所据非必引泰誓文蓋作泰誓者襍采諸書爲之正如作古文尙書者襍采古書爲之耳檢討曲護古文泰誓乃謂漢人曲護今文泰誓欲以此誣伏生不

思伏生是孔安國之師乃護孔而誣伏是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豈不爲庾公所竊笑哉

伏書去泰誓祇二十八篇今云以考二十九篇之數餘者爲多篇則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矣若大禹謨附皋陶篇內則皋陶爲二十九篇中所有之數所謂攷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者正此謂也若孔氏正義以十六篇爲亡篇謂張霸補二十四篇爲十六篇則張霸並無補二十四亡篇之事誤之甚矣若賈逵鄭玄皆以十六篇爲逸書馬融云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皆不深攷致誤者孔原有逸篇此非是也

平日檢討未攷史記不知伏書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故以爲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其說小誤若大禹謨乃僞古文伏